

南京滨水风景发展历史研究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anjing Waterfront Landscape

江施云 乐 志*
JIANG Shiyun YUE Zhi*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南京 210037)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210037)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2)09-0069-07
DOI: 10. 12193/j. laing. 2022. 09. 0069. 009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1-09-13
修回日期: 2022-05-14

摘 要
城市滨水风景作为山水风景体系中一种不断演进、始终活着的文化形态, 亟需对其历史形态进行识别、了解和管理。南京作为滨水风景发展集大成者之一, 其历史智慧值得学习。但现有文献缺乏对其开发历史和发展规律深入探究。针对以上不足, 以金陵组景视角下的滨水风景变迁为出发点, 结合历史地图转译, 总结从先秦至明清的滨水风景演进脉络和开发序列, 探究其历史规律和驱动要素, 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 南京滨水风景开发受到自然变迁、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功能变更和文化风尚的综合影响, 并最终形成以秦淮河为代表的线性风景体系; (2) 城市内部水景格局整体呈现南多北少、河多湖少的状况, 这与城市扩张和官方政策密切相关; (3) 城市内河水系中开发的人文景点居多, 这与三国时期开始沿秦淮河进行的建设以及文化风尚的变化密切相关。对补充南京风景史和认知中国风景发展规律性有一定意义, 并为后续风景遗产保护奠定基础。

关键词
风景园林; 南京; 河湖水系; 滨水风景; 历史景观; 金陵组景

Abstract
As an evolving and living cultural form within the landscape system, the urban waterfront landscape is in urgent need of identification, understanding and management of its historical form. As one of the great lead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front landscapes, Nanjing deserves to learn from historical wisdom.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lack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patterns. This study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nses of Jinling, combines it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historical maps,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ary lineage and development sequence of waterfront landscapes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plores its historical patterns and elements,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Firstly, Nanjing's waterfront landscape development was influenced by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 changes, urban construction, social development, functional changes, and cultural customs, and eventually formed a linear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Qinhuai River; Secondly, the overall pattern features more construction in the south than in the north and more river attractions than lakes.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city and official policies; Thirdly, the majority of humanistic attractions were developed in the city's inner river syste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along the Qinhuai River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nd the changes in cultural customs. The above research is vital in complementing the history of Nanjing's landscape and understanding the regular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andscape, as well a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conservation of landscape heritage.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water system; waterfront landscape; historical landscape; scenes of Jinling

江施云
1996年生/女/福建邵武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乐 志
1979年生/男/江苏南京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风景作为文化建构的过程, 是一个以山水等物质世界为依托, 以传统审美导向为基础所创造, 并不断加以完善的综合系统, 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地域特征和时代特色。它不是单体的简单迭加或单方面要素的连缀, 而是通过人们的审美活动, 巧妙地将各类要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605518678@qq.com

基金项目:
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遗产与森林环境史研究中心项目“基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南京风景与城市发展历史互动关系研究”



图1 先秦时期南京水系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map of Nanjing water system in pre-Qin period

图2 六朝时期南京水系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map of Nanjing water system in Six Dynasties

素组合起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独特的视觉审美体系^[1]。城市滨水风景作为其中一种不断演进、始终活着的文化形态，其建设历史就是自然变迁与人类活动相伴相生的历史^[1]，对其研究不能仅针对现有的状态，更需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风景的动态演变过程。

自1982年中国正式建立风景名胜区制度以后，中国古代如何保护和利用名山大川的理论需求使得风景史的研究广受关注。周维权^[2]和谢凝高^[3]等学者首先将风景划分为山岳、河湖、海滨等多种名胜区类型，并形成了有关风景开发时序的历史理论，但在此阶段，滨水风景这一类别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河湖水系作为城市选址与建设的重要依据之一^[4]，有关其风景的地域类型、演化特征和组景文化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中以地域风景体系为视角，归纳其城市发展和水系变迁的互动关系是主要的研究方向^[5-6]。在演变特征方面，多以不同要素为视角，总结滨水风景营建智慧，如毛华松等^[7]研究了空间分布、建设主体和重建

频率，吴文生^[8]探究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和政治特征。在组景文化方面，多聚焦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八景文化”上（包括“十景”“十二景”“二十四景”“三十六景”“七十二景”等）^[9-10]。另有结合某一城市的组景进行风景演替的专类研究^[11-12]。上述研究细化了对滨水风景演变的认知，但针对南京这一具体对象，存在缺少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缺陷。

南京组景所代表的山水风景体系研究集中于对风景的还原与解析上。其中以滨水风景为主的研究又以水系的形态变迁居多^[13-14]，此外虽有对某部分水体的风景研究^[15]，以及对滨水风景的断代研究^[16]。但尚未有对滨水风景的建设开发历史的整体性研究，更没有对其发展特征及规律进行深入探究，可见南京滨水风景演变研究尚存较多空白。因此，文章以河湖风景所在主体水系的历史变迁和金陵组景中河湖风景的开发过程为基础，结合南京城市建设历史，梳理其动态演变的全过程，对南京河湖水系风景的发展脉络及呈现以上特征的原因进行探究。研究对进一步了解南京风景发展历程，补充南京风景史和

中国风景发展规律性认知有一定意义，且能促进人们认识南京文化景观遗产的重要性，为未来南京景观遗产保护奠定基础。

1 南京河湖水系历史概述

先秦时，长江宽阔，直抵周围山脉脚下。秦淮河自东南向西北贯穿城市，从狮子山东面汇入长江。后因河道自然淤塞，转向雨花台区域汇入长江，原河道低洼处形成玄武湖、燕雀湖等湖泊水系（图1）。

秦汉时，秦始皇维护、疏浚秦淮河，明确了水体形态。三国时也因此改“淮水”为“秦淮河”。此时历经百年演变，北部水系的玄武湖形成较明确的水面，通江河进一步收窄，与附近水系逐步形成金川河水系的雏形。

六朝时，长江南迁，下游出现沙滩、沙洲和冲积平原，其中便有白鹭洲。东吴定都南京，将城建在秦淮河流域平原之上，为繁荣城市，沟通水运，着重梳理城内外水系。（1）疏浚城外的秦淮河，连通太湖。此时秦淮河作为重要的入江通道，周边众多渡口、亭台、宅邸。（2）打通城中水运网络，开凿运渎沟通仓城。（3）开凿潮沟、青溪和城北渠，为城中其他河流泄洪、补给。此时城南水网以秦淮河为主。西北部是为皇家服务的运渎、潮沟和城北渠。北部是玄武湖，不仅是城市的天然屏障，而且有军事及皇家园林的建设（图2）。

隋代以后，城市范围内的多数建置被毁损。又因隋唐对南京的政治打压，城市没落和人口流失，城市和风景的建设都进入停滞期。河湖因长时间的河床堆积、重塑、倒灌、蔓延、改道等自然变迁，加上失去官方组织对水体形态的维护，城中较小的水系，如运渎、潮沟等开始淤塞断流；较大的水系，如秦淮河和青溪两岸的民居开始入侵河道。

五代十国时, 杨吴建金陵城, 城市中心仍在南部区域, 范围进一步扩大。官方重新梳理水系, 主要内容是两重护城河的建设, 外城引青溪和燕雀湖之水作为护城河东侧供水, 纳秦淮河入城, 又于上水门新开水渠, 沿城墙外侧而行, 从下水门再重新汇入秦淮河, 被称为“杨吴城濠”; 内城引玄武湖之水过城北渠入护城河, 并利用原有潮沟和运渎的河道绕宫城外围形成护城河, 被称为“护龙河”。两重护城河完成后, 城中的水系有了较大的改动, 原有的运渎、潮沟和青溪因水道的改变而几无旧迹, “护龙河”和“杨吴城濠”与剩余的前代水网共同构成城内水网(图3)。

宋元时, 延续了前朝的城市格局, 因宋朝的赏景热潮, 城中众多自然风光成为风景开发重点。结合怀古氛围, 部分水体开始出现结合名士风流的滨水人文景点。此时玄武湖在北宋时期被泄湖为田, 缺少相关建设, 直到南宋后期因水患频发, 才恢复部分湖区, 又因生态及农业需求将其列为禁区, 这一举措一直延续到了元朝。南北宋交接时, 建炎兵火导致南京风景出现第二次严重的损毁。直到南宋, 地方官员将城市及风景建设作为个人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知府马光祖, 他着重梳理青溪及内秦淮河流域周边的滨水风景, 不仅沿岸建设青溪园、乌衣园等园林, 还重修、新建多处亭台, 以供游人休憩观赏。

明初定都南京, 使城市范围进一步向城北和城东扩展。作为都城, 功能的改变带来了城建升级, 城内水系被重新梳理。城北成为了主要的通江口岸, 建有龙江关。城北原有的玄武湖水系部分被纳入城中, 其中主要水路因从金川门入城而被正式命名记录为“金川河”。内城的护城河结合杨吴城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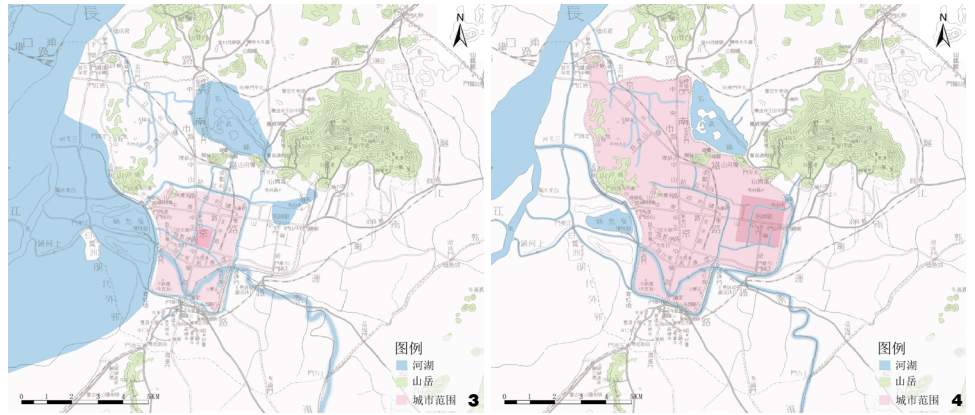


图3 南唐时期南京水系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map of Nanjing water system in Southern Tang Dynasty

图4 明清时期南京水系分布图

Fig. 4 Distribution map of Nanjing water syste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和天然水系, 将燕雀湖和玄武湖纳入体系之中。新建皇城时填埋部分青溪及燕雀湖, 又利用了杨吴城濠的东部河道和青溪的东北部河道为皇城护城河。玄武湖作为明朝黄册库所在, 需稳定水位, 因此在湖与钟山之间建造太平堤, 湖面再次缩小, 形成现今玄武湖的大体范围。为稳定内秦淮河水位, 在内外河相交处建有上下水门。城东作为皇城所在, 周围不便建设风景, 因此以秦淮河水系为线, 风景开发开始向西部转移。元末明初时因长江西移, 江岸淤积, 白鹭洲与江滩融合, 低洼处的湿地湖泊成型, 如莫愁湖等开始风景的开发建设(图4)。永乐时迁都北京, 南京作为留都虽未被废弃, 但发展重心的北迁致使其在较长时间内得不到更多的建设。清朝的河湖风景格局变化较小, 明朝的宫城和行政区域却仍是城市禁区, 只开放了玄武湖和钟山两处禁区, 并向北部开发, 此时的玄武湖和周边水系才得到了进一步的风景区开发建设。

通过以上概述(表1), 结合历史地图转译, 将金陵组景中的滨水风景大致位置落于图上(图5), 可以发现南京滨水风景呈现以

下三个特征:(1)城市南部的滨水风景明显多于城市北部;(2)城市大面积水系风景较少, 城市内河水系风景较多;(3)城市内河水系中开发的风景人文景点居多。

对这些特征的成因结合城市建设历史综合分析发现, 受到自然山水格局的变迁, 城市建设的发展程度和方向, 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 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改变, 组景文化本身的影响以及南京滨水风景线性发展规律的影响, 南京滨水风景演变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有着基本一致的开发序列, 大致是明确河湖水系形态、城市建设与风景初开发、怀古人文基调与风景再开发、世俗化生活与风景演变。同时上述因素的影响会导致不同的滨水风景在不同的时期进入序列。而序列中的步骤也会呈现不同的间隔时长, 但也发现每个步骤都有其发生时间, 最终经过历代发展更替逐步叠加形成南京滨水风景体系。

2 明确河湖水系形态与风景开发基础

滨水风景作为山水文化景观的一种类型, 其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一定自然条件的基础之上。通过人们的审美活动, 巧妙地

表1 南京重要水系变迁简表

Tab. 1 A brief table of the change process of the important water system in Nanjing City

朝代 Dynasty	区域 Area	变迁情况 Changing process
先秦	河流	秦淮河 自东南向西北贯穿城市,自狮子山东面汇入长江
秦汉	河流	秦淮河 河流改道,自西向东,向雨花台区域汇入长江,秦朝断长陇以通流
		青溪 钟山南部的天然河流
		金川河 秦淮河改道后的河道,玄武湖通江河道
	湖泊	玄武湖 秦淮河改道后的遗留湖泊
		燕雀湖 秦淮河改道后的遗留湖泊
六朝 (三国到南北朝)	河流	长江 长江南迁,沿岸出现众多沙洲,其中就有白鹭洲
		秦淮河 东吴建方山埭,连接太湖水系;凿青溪、运渎、潮沟连通秦淮河形成运输水网;南朝多次疏通
		青溪 在原青溪的基础上,凿东渠。向北与玄武湖相连,向南与秦淮河详接
		珍珠河 开凿城北渠,引玄武湖水入宫城。南朝陈,得名珍珠河
		运渎 人工开凿河流,连通仓城与石头城
		潮沟 人工开凿河流,为玄武湖泄洪
	湖泊	玄武湖 东晋于湖北侧筑长堤,湖心筑岛,一池三山模式
隋唐到五代十国	河流	长江 长江河道自西南向东北自然迁移
		秦淮河 杨吴建城,秦淮河包入城中,南部区域护城河与秦淮河相接,称为外秦淮
		青溪 隋唐,青溪部分水道淤塞,杨吴宫城护城河利用青溪部分水道
		运渎 自然淤塞,部分水道融入宫城护城河
	湖泊	玄武湖 北宋废湖为田,南宋恢复部分湖区
两宋到元朝	河流	长江 沿岸出现大面积江滩,沙洲与江岸相接,进一步西移
		秦淮河 入江通道改变,沿城墙边界北上向石头城方向入江
		青溪 仅余部分水道,马光祖重新梳理河道,并沿岸建设园林、亭台
	湖泊	玄武湖 北宋废湖为田,南宋恢复部分湖区
		莫愁湖 因长江西移,在原秦淮河入江口,形成湖泊
明清	河流	长江 白鹭洲消失
		秦淮河 疏通秦淮,建上下水门,控制水量
		青溪 明初建宫城,部分掩埋,部分融入护城河,仅有下游
		金川河 一部分包入城中,因自金川门入城,称为金川河
	湖泊	玄武湖 明朝设黄册库于湖心岛,为禁区
		莫愁湖 明朝被纳入徐氏私园
		燕雀湖 城墙内部分被填埋,部分改为宫城护城河,城外部分归为护城河

将各类自然人文要素组合在一起,最终形成滨水风景。因此河湖水系作为风景存在的依托,明确其形态、稳定其状态是风景建设的首要任务。

秦淮河在秦汉到六朝时期作为防御、运输及农业共用的重要河流,长期有官方的维护。秦始皇凿长陇以通流,明确了秦淮河的

形态。玄武湖在六朝时因承担军事、农业及皇家供水,为维持稳定的水位,减少水患,东晋建北堤,并多次疏浚,以湖中淤泥堆叠湖心三山。青溪、珍珠河(城北渠)等都是当时重要的运输及供水河流,对城市发展十分重要,它们的形态在六朝时期都是明确且处于维护状态的,因此在六朝时就有

了相应的开发基础,部分地区也进行了初步开发。

而此时城外北部的水系面积过大,周围又都是山地,相对于南部,北部可作为城市开发的空間不足,因此,建康城建于更加开阔的南部地区。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又人为对城市内部的水系进行开凿和梳理,使得南部整体水网密集,河道稳定安全,易于发展居住。因城市主体定在南部秦淮河流域,北部仅有的玄武湖被皇家占据,导致了后期河湖风景主要出现在城市南部。同时城南地区悠久的历史积淀了众多怀古的人文素材。

与之相对的是金川河和燕雀湖。根据研究,金川河是先秦时期秦淮河的遗留水道,与玄武湖相接,作为玄武湖的通江河道。受自然变迁影响,河道渐窄,与清凉山等处的溪流相接最终形成金川河流域。直至明以前,金川河都是城外河流,金川河流域平原也并未在城市规划之中,不承担城市功能,因此水系形态不稳定,长时间内都未能进行风景开发。燕雀湖则与玄武湖类似,都是先秦时期秦淮河水道遗留下的湖泊地带。燕雀湖是青溪在钟山南麓汇水湖泊。但其长期处于城外郊野地带,并因钟山、青溪等的功能定位,未承担一定的城市功能,至明朝更是被填埋占用,因此一直没有稳定的水体形态,从而影响其风景开发建设。

综上,自然状态下的河湖水系基本不太稳定,水域范围、水位高低、河道走向都会因自然变迁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出于农业生产、城市防卫、交通运输、泄洪引水等重要的城市功能,针对城内及近郊河湖水系进行人工干预,开展水利治理和水体改造,从而明确了河湖水系的形态,其稳定的水位和明确的范围都为后续风景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随后的风景开发也确实聚焦于初期

梳理出的河湖水系。同时，如果水体的自然形态再次发生较大的改变或长期缺乏人工治理，也会令滨水风景发展情况随之改变。

3 城市建设与风景初开发

Tim Cresswell曾提出景观是观看者站在某个位置所观察到的地表部分，这样的景观不仅包括一块汇聚了物质地形的土地，还涵盖了视觉的概念。可以说景观的呈现与观者所处的位置和角度是有一定关联的^[17]。因此河湖水系经过人工梳理，明确水体形态，稳定水系状态后，通过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对自然要素进行感知、印象、联想，综合分析判断，产生美感，进而获得精神及物质的享受，从而逐渐累积形成滨水风景^[1]。因此观景点的确定并非一蹴而就，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按照当时的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在稳定的河湖水体形态周边逐渐确立。

六朝时期经过东吴和东晋的建设，此时承担一定城市功能的水系，均明确了水系形态。南朝时期，江南局势稳定，由此逐步开始对城市内外的河湖水系进行风景开发建设。对城市重要且已完成水系梳理的河湖水系有城南的秦淮河，城东支流青溪和燕雀湖，城北的玄武湖及宫城引水渠城北渠、潮沟和城西的运渎。为满足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对山水游赏的需求，开始在承担城市功能同时能进行风景开发的河湖水系周边寻找符合各自审美需求的观景点。根据对历史文献和地图的转译分析（图6），不难看出在这些水系周边有较多皇家园林及私家宅院的建设。这些园林的选址可以认为是被特定阶层所认可的观景区域。此时秦淮河作为城外最大的河流主要承担防卫、运输、农业灌溉的作用。周边主要分布居住区和商业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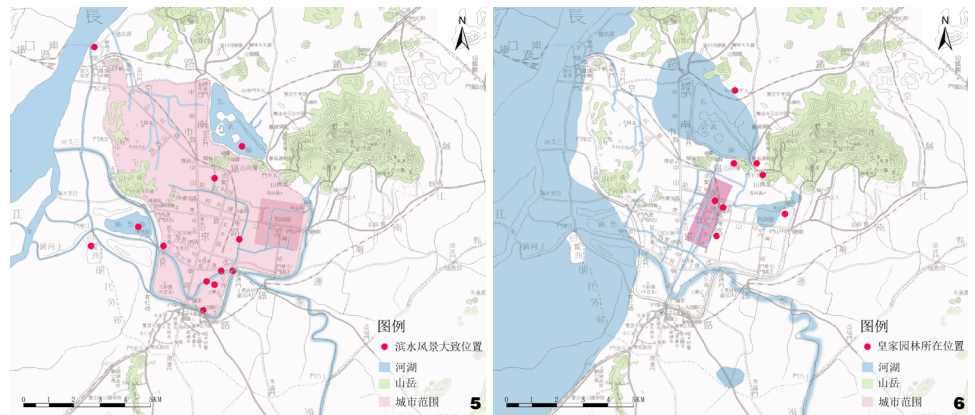


图5 金陵四十八景中滨水风景分布图
Fig. 5 Waterfront landscape distribution in 48 Views of Jinling

图6 六朝时期皇家园林分布图
Fig. 6 Distribution map of royal gardens in Six Dynasties

中桥梁、渡口、亭台、宅园等都是结合具体用途或观景需要建设的观景点。而城东及城北的玄武湖、青溪和燕雀湖靠近宫城，且具备安全性和便捷性，是皇家园林和贵族宅邸立基的首选。作为六朝时期风景游赏活动的行为主体，它们的选择也更易存在持续性，但如果水系形态发生较大的改变，后续风景开发就会被重新规划甚至停滞不前，这其中除了失去自然基底外，还存在前人选择的观景点位置变动的因素。

以青溪为例，六朝时期周边有众多建置，其中知名的便有湘宫寺、江总宅、檀道济宅等宅邸和桃叶渡、青溪七桥等桥渡，这些都是在青溪水体形态稳定的基础上确定的观景点。但因改朝换代，建康城被荡平，青溪周边作为王公贵族聚居区首当其冲，观景点也基本被毁。在此后的隋唐五代时期，青溪都没能得到人工干预，其水体形态到南宋时已不再完整，即便有心在青溪周边持续开发滨水风景也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后人只能新建清溪园以怀古凭吊。可见在滨水风景的风景开发过程中，战争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战争对观景点的毁坏是大面积的，特别

对于皇家园林之类的大型园林的破坏是不可逆的。而战后重建情况不一，有重建城池只为新城梳理水系而改变水体形态，导致原有风景开发停滞；也有战后重建的观景点，因人们审美风尚和文化标准的变化而导致名胜本身的继承甚至更替。

此外如莫愁湖是长江西移后在江滩上遗留的湖泊，出现时间较晚，水体形态直到明初才逐渐明确，并受到水系线性发展规律影响，城市东部水系风景无法持续开发，因此转向秦淮河下游的西部区域，莫愁湖因此在明中后期开始风景建设。但由于时间较短，尚停留在相地立基的初期，尚未开始结合文化对观景点进行梳理。白鹭洲则与之相反，宋元末期，彻底消失在江滩之中，失去载体后自然也无法进行下一步开发了。

综上所述，在明确水体形态后，河湖水系以自然要素为主，结合当时的审美标准在周边寻找并建设合适的观景点，为之后结合文化要素进一步深入开发提供了基础。但受到战争、政体、环境变迁以及与城市的关系变化的影响，导致水系形态或改变或不完整，从而停滞了滨水风景的发展。



图7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 (图片来源: <http://www.chnmuseum.cn/enlarge.html?path=/tilegenerator/aggregate/004/069/069.xml>)
Fig. 7 Part of *Prosperous Scenes of the Southern Capital*

4 怀古人文基调与风景再开发

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将人生追求与山水审美相结合。受到相关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文人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结合诗画、散文、游记等形式“寄情山水”,发展出了山水文化,而各地的山水风景和文化景观,也借助于文化名人的游览活动和文学创作得以彰显。隋唐到宋元时期,由于经济和城市发展所限,游览、传播风景的主体基本都是文人墨客。唐朝时,随六朝怀古诗文的盛行,南京六朝怀古的文化氛围基本奠定,滨水观景点多结合六朝名士文化进行开发。宋朝更进一步,还包含了对唐朝诗人的纪念,因此即便白鹭洲湮没在了河滩之中,仍多次在原入江口处重建白鹭亭和二水亭以供凭吊。

隋唐至明初,南京城经历两次较大的损毁,这一时期中两次定都均改变本身的河湖体系。城市空间结构变迁和功能区的划分进一步加深南京河湖风景开发倾向城南区域的情况。五代十国后,秦淮河不再承担重要的城防功能,周边以商业、文化、居住为主,加之其地处城中,生活便利,交通便捷,主要功能转向游赏为主。并且因水系形态的长期稳定和前期众多观景点的建设,此时结合名士文化对其滨水风景重新梳理也就

较为简单了。其中典型以“桃渡临流”和“楼怀孙楚”为主题的风景建设,前者结合王献之的《桃叶歌》在秦淮河与青溪交汇的古渡口,建设滨水人文风景;后者结合李白的“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以秦淮河畔的孙楚酒楼为主进行相关建设,并在之后又多次重建以纪念李白。此外沿岸还有“来燕名堂”一景,受唐《金陵五题》中《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影响,在金陵组景的发展历史中有较好的延续性,并在宋朝时受到金陵组景影响,反过来重建乌衣园以延续这一人文风景。

对比六朝繁华,隋唐到宋元时南京都不是中心城市,而这种由盛转衰的情形引发了诸多文人墨客的怀想和愁思,结合时事,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并经由作品的流传推动山水风景建设。这一阶段的金陵虽无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但也无毁灭性的战争影响,大部分的滨水人文风景基本保留延续到明清,并形成了南京滨水风景中所特有的怀古文化基调。加之这一阶段的风景建设以被包入城中的内河水系为主,这些水系脱离了防御、运输和生产等功能,又易于游赏,且本身的自然环境较好,具备观光游览的基础,也导致了滨水风景体系呈现内河水系开发多于大面积水体的现象以及以人文要

素为创作导向的情况。

5 世俗化生活与风景演变

唐宋元因城市的发展缓慢,经济文化落后,与史书中盛世繁华的六朝建康相去甚远。加之怀古的基调较为哀伤,大有山河破碎的感慨。但到了明朝,南京作为最初的都城不仅有更大的城市规模,政治经济文化也十分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文人名士也就不再有繁华不在的伤感,取而代之的是安逸享乐的氛围,滨水风景建设和游赏活动在以往的文化基调之上,开始加入世俗化的内容,以市民文化作为名士文化的补充,整体呈现阶层下移的现象。

明朝依城市山水形势,据山为险,以水为界,并结合城市功能分区,对城内外的河湖水系都有所规划梳理。在此基础上,滨水风景同步得到梳理建设,并随着观景点的确立和人文要素的叠加,在明清盛世景象之下,文人墨客开始基于南京的文化基调在其中加入以生活场景为主的滨水观景点。例如城南区域的秦淮河,因周边贡院、府学等文化区的建设,聚集大量的学子文人,逐渐开始以本朝的繁荣兴盛、市民的世俗化生活以及学子文人的日常生活为灵感开发人文景点(图7)。“四十八景”中外秦淮河的“赤石片矶”一景:

“在南门外东二里枕濠面郭，本与周处台相连。吴时筑城凿濠中断为二，陂陀高下，茅屋参差，舫渔舟多集于此。榴花数百株，每当夏日，丹绿掩映，游人毕集，流水轻飏，最堪延赏。”^[10]描绘的就是明朝时期，外秦淮河两岸榴花盛开，游人如织的景象。内秦淮河“长桥选妓”一景，则是对明朝时期秦淮河纸醉金迷的夜间生活场景的描绘。

随着城市的扩张，风景建设范围也逐步扩大，随水系线性发展。一方面由于东部地区靠近皇城，不便游览，转而沿秦淮河向西部地区开发；另一方面城北地区进入城市范围，城西距离长江渐远，原先风景不再，除沿秦淮河重新开发外，也随长江向北部地区建设。明朝时期，龙江关的“龙江夜雨”便是典型一景：“在府城西仪凤门外，一名卢龙，陈友谅尝伏兵于此。设关津以征百货，生计繁盛，而江光云影，直接上元，观音诸门，急湍下环，雄关上峙，识者仰金汤之固焉。”^[11]描绘的便是龙江关上往来货运的市民生活。

组景文化作为南京风景体系的高度凝练与表达，其本身也代表着风景在明清时期达到发展巅峰。从明中期的金陵十景到清朝的金陵四十八景，其中八景、十八景、二十景、四十景层出不穷，涵盖了自六朝到清末滨水风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累加并经由历代在各自文化标准之下遵循南京特有的文化基调而最终形成具有南京特色的风景名胜点。

6 结论

综上，南京城市滨水风景的动态开发过程大致是按照明确河湖水系形态，城市建设与风景初开发，怀古人文基调与风景再开发，世俗化生活与风景演变的过程逐步演变。在风景开发建设过程中，受到自然变迁、城市

建设、社会发展、功能变更的影响，滨水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依照不同时期的审美和文化标准，被确立并重建梳理成线性风景体系，最终呈现出具有南京特色的滨水风景特征，即以城南秦淮为主要代表的滨水风景文化带。（1）城市南部的滨水风景明显多于城市北部，分析可知与南京城市建设范围的南扩和聚集重心的南移最为相关。（2）城市大面积水系风景较少，城市内河水系风景较多，这多因为北部大水面多为郊区或禁区。（3）城市内河水系中开发的风景区人文景点居多，也与三国时期开始不断地沿秦淮河建设城市有关。本文通过对南京滨水风景演变过程的动态研究，不仅是对南京风景史的补充，也是对南京山水类文化景观遗产的梳理总结，作为基础研究的部分，有利于后续对滨水风景遗产的保护管理提出建议。

注：文中图表除图7外，均由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 [1] 单霁翔. 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0: 113.
- [2] 周维权. 中国名山风景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
- [3] 谢凝高. 中国的名山[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
- [4] 李文雅. 基于邯郸地区古八景分析营造城市特色的思考[J]. 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9(20): 129-132.
- [5] 杨茜. 成都平原水系与城镇选址历史研究[D].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 [6] 张亮. 水系变迁与安徽古代城市时空分布研究——兼及安徽三大流域古代城市比较[J]. 史林, 2014(01): 1-9.
- [7] 毛华松, 漆媛媛. 回归历史语境的区域风景营建机制研究——以严州古城为例[J]. 风景园林, 2020, 27(11): 23-28.
- [8] 吴文生. 中国城市滨水景观发展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 2004.
- [9] 耿欣, 李雄, 章俊华. 从中国“八景”看中国园林的文化意识[J]. 中国园林, 2009, 25(05): 34-39.

- [10] 邓颖贤, 刘业. “八景”文化起源与发展研究[J]. 广东园林, 2012, 34(02): 11-19.
- [11] 张嘉盈. 宋代至今羊城八景演变的特点及其规律[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11): 42-44.
- [12] 邓颖贤. 羊城八景与广州市城市形态演变关系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 [13] 姚亦锋. 南京城市水系变迁以及现代景观研究[J]. 城市规划, 2009, 33(11): 39-43.
- [14] 刘华, 韩冬青. 南京老城内河水系形态演化解读[J]. 建筑与文化, 2014(04): 12-19.
- [15] 田梦晓. 莫愁湖与南京城西侧水系关联性研究[D]. 南京: 东南大学, 2016.
- [16] 景雪瑞, 郑曦. 六朝与明代秦淮河水系的沿岸景观比较探究[J]. 风景园林, 2018, 25(09): 45-50.
- [17] 龚珍. 中古时期文人园林的观景模式变迁——从谢灵运、陶渊明到柳宗元[J]. 中国园林, 2020, 36(12): 141-144.
- [18] (清)徐上添编. 金陵四十八景[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2: 24.